

之勝而自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跡所及也至平陽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一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則先儒以傳之說失其實據平昔哲王爲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無不知舉其四隅計其道里之遠近爲大也五服之制乃裏其近而略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起後世無厭之歎所謂貽謀以正也惟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爲功而紀錄之臣又從而假張之是豈知獎勵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九章九服論一
大司馬曰以九畿之經邦制之政職王聽千里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再自其外方五百里曰善畿者以限制蠻蠻言之也數方氏曰疆九服之邦國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而其外方五百里曰善服者以服事王而言也王聽千里之外有九畿有五百里有五千五百里有五千五百里之制不同然考之五服本一千五百里一服各猶以五百里凡一千五百里故曰弱成五服至於五千至周人分爲九服蓋之百里男邦今爲男服百里采今爲采服者以服事王而言也王聽千里之外五百里武衛今爲衛服百里縣今爲縣服百里表今五百里侯百里伯三千五百里一服各猶以五百里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一子男之號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都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如司勤亦稱貢地三之一一食都氏謂王食其一子男亦此例也以其食者之曰食者年半食其一者二之二曰食者四之一是則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是制里亦三等與食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百里則士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百里武衛今不同遷舊新故或以爲附庸等也與王制孟子武威不同遷舊新故或以爲附庸異乎士子武威以爲方里數以爲夏商周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若於食祿之制不然乎

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祿言則百里是以封祿所主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祿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祿雖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面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賞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祿者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所以不同鄭曰封祿者合山林川澤宮室除甚所占之地言之也食者合封祿所出之稅而王食其百郡九百故邦國之用山川澤致山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聽公食其祿亦常是以武威取諸侯之助祭洛帝釋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諸侯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肅然此特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國之法繩之書曰六服率辟固不承備又曰六年五服朝言五服則要

九章九服論二
王聽千里之制可得而廢歟王制孟子謂王其一言公侯千里伯七千甲士男五十里武侯其一

爵惟五分士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夫曰公

五百里侯百里伯三千五百里一百里男百里卿方

氏曰封公千里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士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百里武衛今爲衛服百里縣今爲縣服百里表今

等也與王制孟子武威不同遷舊新故或以爲附庸等也與王制孟子武威以爲方里數以爲夏商周

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若於食祿之制不然乎

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祿言則百里是以封祿所主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祿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祿雖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面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賞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祿者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所以不同鄭曰封祿者合山林川澤宮室除甚所占之地言之也食者合封祿所出之稅而王食其百郡九百故邦國之用山川泽致山川泽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听公食其祿亦常是以武威取诸侯之助祭洛帝释诸侯之和会康王之诸侯诸侯之听命止言五服肃然此特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国之法绳之书曰六服率辟固不承备又曰六年五服朝言五服则要

九章九服論三
王听千里之制可得而废歟王制孟子谓王其一言公侯千里伯七千甲士男五十里武侯其一

爵惟五分士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礼大夫曰公

五百里侯百里伯三千五百里一百里男百里卿方

氏曰封公千里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三百里则士伯二百里则二十五子百里则百男凡五百里武卫今为卫服百里县今为县服百里表今

等也与王制孟子武威不同迁旧新故或以附庸等也与王制孟子武威以方里数以夏商周

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若于食祿之制不然乎

言则五百里至诸男之地以封祿言则百里是以封祿所主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祿虽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则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祿虽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则五十里面已如今之郡县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数而赏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祿者则五等以食祿言则三等此所以不同郑曰封祿者合山林川泽宫室除甚所占之地言之也食者合封祿所出之税而王食其百郡九百故邦国之用山川泽致山川泽珍异之物是也公之地王听公食其祿亦常是以武威取诸侯之助祭洛帝释诸侯之和会康王之诸侯诸侯之听命止言五服肃然此特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国之法绳之书曰六服率辟固不承备又曰六年五服朝言五服则要

度何一不拱手於天也乎故曰北辰居其所而羣星共之知天則知王道九服之制矣夫四海之内千里者九統二万里者亦人略計九州之轍輪若耳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亦大略計土畿之廣輪爲耳後人達謂古人尺方長里制占今甲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烏道徑通海海皆起皆執之論也禹貢謂西流沙東不品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苦山今古地輿載南稱北其勢不甚遠而漢制萬里亦自南以及漢北¹之耳周制上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里亦跨千里言可就方以求之而無疑也整齊無參錯耶詩云召南賈我方之極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於京師而究其實焉帝嚳鑿西去火不適千里之可求可載然謂西面各二十五百里郡司徒建國必承地中謂以上圭潤河景而授中焉鄭氏遂謂陽城天地之中故用公守掌洛陽主守其並都縣而都洛陽周禮國經制方正直故因具封于里而里有五百家者五百家逐都部甸諸侯爲九卿之制諸侯分封大小侯甸邦采薪鹽吏領者九服既遠亦不同即大司馬以九牧之稱施邦國之政職凡服之邦國是也易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化生以建萬國祀者僕負國亦舉成數言耳王者稱卿天下自建邦國曰諸侯王室親説汝所親以視其天下也九服還近殊則朝真天也故以異與以其天下故義之哉觀穆王者大戎小戎以告天子若服者不

至則大戎距周都止十里而即爲菟服可見五服又

不專以遠近論也苟拘泥一說不特夷蠻蓄服在行

人惑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而淮徐距洛汴楚亦謂

之令淮夷東內華外夷大防必變而夷夏參錯封

疆何能以必齊乎封建之制公侯地方千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亦曰分土維惄夏殷

之制同而成周因之乃謂周公相成王斥大九州增

封有功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

伯之地方三百里諸侯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一百里不能百里而附於諸侯者爲附庸王制云一百

一十四州一千六百八十國故後儒因周禮王制皆

與孟子異而謂學牽合蓋襲舊業謂土制而言王者

與魯故以分田制耕者爲農室之政齊

故以分地制賦言周禮所謂公五百里以四百里

二百里一百里百里皆以封壘言如公之封壘雖五

百里受食田則百里而已侯伯之男爵以光為差

似乎道之然亦附食之說也蓋子云問公太公封於

齊魯地非不足而餘在里又云今魯方百里者五

豈魯西四百里今五百里在所相之藩屬也至文

安鄉逐都部甸諸侯爲九卿之制諸侯分封大小

公將府長偏將五以其壤地幅小必爲

楚所發使矣果於原封授其三五百里故謂之爲

小國耶孔子亦謂安寃六十如五六十非邦也

者孟子同即如天子地方千里猶受地使侯大

大受地視伯亢士受地視子男士儀都部甸爲卿大

夫士之采邑公五百里其國已半乎王畿十六卿

九服還近殊則朝真天也故以異與以其天下故

義之哉觀穆王者大戎小戎以告天子若服者不

以

矣方與策坤與第一百五卷圖部

九

卷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屬特一縣尹耳下王二等至僕解公則其大义可知也。秦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臨縣於凡郡者大而縣反小漢復十二州者武帝南平百越北夷徵交趾刺史獨不稱州明帝王不相沿漢益或以爲廉視之不可知云交趾統七郡治蒼梧廣陵零陵考獻至帝建安年南陽張津爲刺史交趾太守上變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趾刺史何大恩不平乎蓋晉天之下可謂十二州者不可爲十三州乎詔報聽許拜津爲父州牧加以九鉤形弓形大使持節并七郡皆給旌旗禮樂征伐威震南夏其中州方伯齊同自始也其後父州被廢著建安十五年復分爲廣州音始有使持節都督荆豫交廣諸軍事之制是謂軍府義又開督府於交廣所制州皆重據府署其名號又與刺史督郵合稱領得名如神府督領南五府之例其以名郡則自失矣宋州有御史臺始置於府而元州皆爲路所制總管府明英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設府縣州州縣屬有州不屬府而屬布政司者亦有縣不屬府者因道路遠近相時制宜故也由是言之州始於南唐州統縣縣統郡始於周郡都督始於秦州統郡都統縣始於漢三國鼎分迄於南北朝據蘆州始多至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都督在州始有府州即郡名有中國之河而北之河之北者多在斗閭而中原不相統郡之名至是遂廢州郡都督也其在於今府始大而州益與縣等或有反不及縣者矣。

古今地名沿革總論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實觀而地名同異古今源

者尤爲難辨蓋具山川所居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疑代漢人史傳互見或誤其地而異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並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朱衛州之黎陽縣近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卽古兗州之境周禮職方東曰兗州爰周定王時黃河舊道漸墮秦漢以還河流履墳壤乘上游之勢東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并州載國以來子史中所謂河東之地皆指宋朝河東路而言之卽古并州之城也。

河西一名也有泉州之河西有秦州之河西

黃河源自西山發積石北流餌一千里至西虢州

夏之支流漸增而東流不盈又折而南流故宋

永興軍路郡勢丹延遼州在河西之西而河洛之間

鄧州甘肅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秦所稱河西西

卽指鄆丹延之而言在雍州之城也西漢以

來所稱河西也卽指河洛而言古涼州之城也

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

者有中國之河而北之河之北者多在斗閭而中原

適當如衛故宋之京畿西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

河南也而經懷襄夏州亦在河南卽邊境之河

南也河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

除山嶺海之間有秦之城外地亦在河北卽夷狄

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

下奪匈奴南牧之地列都縣亦名之曰河南自然是河南之稱一彼一此不常也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唐之初或突厥之地焉爲都縣亦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並春秋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外而言與前史不相若若此之類不可不察也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

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惟指一郡而言卽宋西京屬縣卽孟州之境而已

已廢周河內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卽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範唐河南之稱則指一道而

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黄河以南皆是也

宋爲東西南三京及京畿四州之地

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

周禮職方河內異乎漢之河內

河內乃古郡宋懷州蒲州是已

漢之河東冀州自開闢以來至李唐皆在淮北宋

乃移屬淮南

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

宋朝河北東路之地三代以前稱河東

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謂名淮

之河東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准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謂名淮

之河東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准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謂名淮

之河東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准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謂名淮

之河東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准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謂名淮

之河東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准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謂名淮

之河東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准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謂名淮

之河東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西如漢封劉交爲是王淮西即宋京東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嚴送宋淮西則宋西北路之地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在江南

江道自西東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固名江西而魏志武帝既稱江西遂空洞宋淮南東路之地也晉書稱石勒陷江西營百餘郡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楚僕建有江西乃今江南西路之地

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

金陵古長江下流南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溢之流皆自西而東天下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有故前史兩稱之

山東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有山水之稱者皆據華山而之則其所謂在華山之東也其地並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科牧之官古則所稱山東之地當指河北

陝西亦一地也虞是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爲秦國戰國稱關中漢之所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列爲西秦而前史又從而稱顧之曰四秦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異實則同也反以三漢他可知此所謂山川所隔者異名者也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此稱河直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稱虢侯滅邢即今之郴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楚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宋即今之宋州也楚子圍鄭即今之鄭州也

州之新鄉縣也舊侯侯然即今恭州之上蔡縣也若此類未易堅舉蓋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證或疏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

秋吳師入郢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荆南府界去郢州三百里

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國今在西京偃師縣之

氏侯去滑州餘百里

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

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舒州餘二百里楚人滅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

古黃國今在鄖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

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濠縣之徐鎮去徐州余五百里

傳稱允楚之族居於今之淮州近於今之淮州而非也古淮州地今在淮州去瓜州垂三百里

古淮州地在今淮州去淮州北毫州之毫州也

有東淮西淮南號而皆非之號州也

東淮在鄆州榮陽縣西號在鳳陽府號南號在南陽府今陞陞縣

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之楚州也

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今荆州府

各置分郡之名既非古晉邑之名抑又承方

據杭州京師在東北之幾南京在東南之境南京之東南爲浙江之東南爲福建南京少西浙則

用達於今如彭城鍾離義渠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於古則地改於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

下迄於今有酒泉郡乃開匈奴之地實在河西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

左角稱楚子邑於丹陽今在荆南府枝江縣內今丹陽郡乃潤州

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越之地也古之瀘瀘在河南今之瀘瀘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鄼

春秋諸侯會于瀘瀘宋古都所謂瀘瀘者即其地正屬今之潞州而今之瀘瀘郡乃河東縣

之都縣

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

古之南陽於始啓南陽即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縣乃京西南路之舞陽也

古之南陽在河西今之南陽在河西而皆吳地也

古之南陽以彭郡東陽郡行封今浙西在吳亦有東陽

夫地理更乎歷代必不混敍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爲甚異觀者于此幾何而不惑哉愚故曰百王制度考之實無而地名異同尤爲難辨者也

明興國四極

東起荆齊西至嘉峪南漢海北淮沙漢通路社索

方輿鑑編坤輿典第一百五卷與圖部

爲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則爲湖廣鵝而東南則爲廣東廣東之西少北是爲廣西廣西之西北則爲廣其西南則爲雲南而貴州西北則四川也此四藩者總在南方河南在京師之西南乃天地之中據一統國湖廣承天垂闕之間居之中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京師東南爲山西爲山西之西南爲陝西此數四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楚東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荊州爲江府大同省在京師之西而言府爲近儉林固原省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邊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地方所至東則山東兗

梁揚州之通蘇州之太倉浙江之定海福建之興泉首濱大海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等中由東轉南則廣東之潮渠由南而西則粵門荊刺南諸國也雲南孟定等府亦濱海居於導中者則西洋等國也正西則若南之麗江極西則星宿海直蒼山黃河黑水諸處更西不可詳矣由西北則西城諸國吐魯番所居而大積松山滄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又西北數千里有張門屬焉則不可詳矣東北則由京師出庸屬自北而東過白浪山抵女直邊黑松林以達北海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此其樂也學士大夫舊云我朝疆域遇於宋故於唐不及於漢蓋以朔方大寧交通及開平興和元等樂於鐵騎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上地不盡流沙也不盡衝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爲王城單蠻氏坐淮氏密邇平其境其東之

中山之壤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城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越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矣故應鑑言自秦而上西北委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委而西北崩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日地勢東南已極於海至矣蓋矣惟西與北尚未底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旬已引被大荒絕漠之陰地氣既惡人性復橫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爲輕重也

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山者華山之爲言漢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山爲華山者華之爲一被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穫也北山爲華山者華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岳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能大啟天地能大啟石而出山寸而合不崇廟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而四瀆江河淮海而四瀆何以視諸侯能善滄浪涓涓能通百川於海為龍困南子思焉為施其大教視諸侯也山川何以祀天子也能出物為能潤澤物焉能生養焉為恩甚多然品相以百數故祀天子也而合而流之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腰山皆發脈於崑崙太區而南則異諸水皆歸於本體異而來則同所歸山愈奔愈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歸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淮海爲南界而淮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於崑崙西之星宿海江源發涼感山若以平南之金沙江云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於南北其會歸於東海已平即水之源也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來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遺山分岐又不可得而百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發空靈岱至於徂野

魯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誦高陽任地依神帝嘗願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瞻譽水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接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承屬所堯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壘曰碣石衡在其他焉自是以濱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兗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於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充土黑壤田中下青土白壤海溝厥田上下充土赤埴埴田中上揚土塗泥田下下瘠土塗泥田下中深土作壤下土墳墟田中上壅土壅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來則同所歸山愈奔愈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歸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淮海爲南界而淮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於崑崙西之星宿海江源發涼感山若以平南之金沙江云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於南北其會歸於東海已平即水之源也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來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遺山分岐又不可得而百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發空靈岱至於徂野

魯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誦高陽任地依神帝嘗願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瞻譽水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接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承屬所堯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壘曰碣石衡在其他焉自以濱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兗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於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充土黑壤田中下青土白壤海溝厥田上下充土赤埴埴田中上揚土塗泥田下下瘠土塗泥田下中深土作壤下土墳墟田中上壅土壅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來則同所歸山愈奔愈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歸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淮海爲南界而淮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於崑崙西之星宿海江源發涼感山若以平南之金沙江云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於南北其會歸於東海已平即水之源也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來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遺山分岐又不可得而百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發空靈岱至於徂野

魯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誦高陽任地依神帝嘗願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瞻譽水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接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承屬所堯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壘曰碣石衡在其他焉自以濱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兗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於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充土黑壤田中下青土白壤海溝厥田上下充土赤埴埴田中上揚土塗泥田下下瘠土塗泥田下中深土作壤下土墳墟田中上壅土壅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來則同所歸山愈奔愈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歸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淮海爲南界而淮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於崑崙西之星宿海江源發涼感山若以平南之金沙江云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於南北其會歸於東海已平即水之源也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來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遺山分岐又不可得而百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發空靈岱至於徂野

魯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誦高陽任地依神帝嘗願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瞻譽水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接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承屬所堯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壘曰碣石衡在其他焉自以濱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兗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於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充土黑壤田中下青土白壤海溝厥田上下充土赤埴埴田中上揚土塗泥田下下瘠土塗泥田下中深土作壤下土墳墟田中上壅土壅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來則同所歸山愈奔愈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歸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淮海爲南界而淮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於崑崙西之星宿海江源發涼感山若以平南之金沙江云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於南北其會歸於東海已平即水之源也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來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遺山分岐又不可得而百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發空靈岱至於徂野

魯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誦高陽任地依神帝嘗願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瞻譽水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接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承屬所堯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壘曰碣石衡在其他焉自以濱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兗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於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充土黑壤田中下青土白壤海溝厥田上下充土赤埴埴田中上揚土塗泥田下下瘠土塗泥田下中深土作壤下土墳墟田中上壅土壅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來則同所歸山愈奔愈高而分派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歸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淮海爲南界而淮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於崑崙西之星宿海江源發涼感山若以平南之金沙江云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於南北其會歸於東海已平即水之源也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來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遺山分岐又不可得而百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發空靈岱至於徂野

江都正南曰薊州其山嶽曰衡山其草藪曰華容川曰田州曰荊州南曰蒲澤其利朴林茶桑民二男二女者及設青戴曰孟裕用曰濟潤愛曰濟潤其利蒲魚民一女名宜鵠狗奴宜稻麥河東曰充用其山無日俗其利蒲魚民二女名南宜六據蒲川曰河浦沒曰盛雜其利蒲魚民其民三男二女者皆牛馬鹿羊宜奉擾東北曰幽州其山無日號號其利魚鹽民一男二女名餘舍五邊侵其利魚鹽民一男二女名富五邊侵其利布帛民二男二女名餘舍五邊侵其利五穀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數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角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鷹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蠶畿皆方五百里而限其限而分五服而高五服各五百里其一也抵閭之士歲即呼之甸服周之侯甸即呼之侯服周之男采鷹而經服周之衛甸即呼之衛服周之夷甸即呼之荒服大率一畿而當一服第開四隅人猶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蓋服則何也亦之而百貢之數之也大抵閭之士歲即呼之甸服周之侯甸即呼之侯服周之夷甸即呼之荒服大率一畿而當一服第開四隅人猶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蓋服則何也亦之而百貢之

莫不然禹貢以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南則驛鹽就計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曰益蠻
曰五章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一萬餘州又海岱之境
曰長淵四海外各建侯侯爲一邦非周之舊制
乎至若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被于萬里者亦大
略計九州之綱度廣莫耳詩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
亦大略計王畿之輪廬耳役人遂謂古凡尺方里
矩形制古今里數多寡不無勾股算法焉遺俗通鑑
紗否皆昔有之故其制雖千里今為方六
百里自邠鄆是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千里今為方六
百里亦難以千里言耳目可執方以求之謂四隅相
應皆齊聲無差韻歌詩云苟有齊方之極音
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示耳究其實周都邑
蕩蕪太遠不適千里果可載然謂四面各二十五
里耶豈猶五服之制亦可謂爲長短者
如火戎去周約有千里自爲虛置先王不遇因舊
俟之術分以爲周貢之例亦有在近而說遠離
而說近者大率地有廣狹格有夷夏未必四方兼轍
如此方正說者又何必拘於一說而強附會以求
解哉既鬼至於燕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
初年後復有秦王之自爲虛置先王不遇因舊
初升天下愁心嘵嘵削利失天下爲三十六郡
於是興師榆江平取百萬又擴開中南海桔林水渠
凡四十郡都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淮而北沙漢東秦
西界皆臨大海灘龍興典秦之弊內史爲三部
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廢九景加其四武帝開闢
據湖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聖帝少事亦曾

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月郎賈令一百一十有二改
雍曰張良故委曰參又遷零州復事襄陵零交趾北
國蕭何等者八建武十二年省牧復置別尉
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史置二和轉改作其
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可謂凡十三部而郡都
百有八萬桓溫據前後復置六郡呼傳稱黃帝
北邑齊虎丘處世南陵蒼梧夏禹東遷會稽則後世
近近之地皆先主之王所加恩賞可以
至高陽之縣海陵水同萬里廣輪一州文理環保
居何其盛歟此秦漢漢唐之所有以勝斥大封域靠
耗華夏古邊遠夷而無悔者也然使如先主之聖而
不知其所以憂慮夏以前未太古巢穴之餘森林林
木自相君長八荒之中布星分盡爲萬國其後邦
所屬無外則萬國之勢力所及更窮而易制
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俱傾化之者必盡歸服
朝之所際者益盛是以唐宋之弱晉晉弱惟明五
刑三旬逆命吾已甚非有如後世強胡狄兵擊
不解而致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發
有勞於服虔哉抑亦斯氏民愛戴之厚不貳自遠故
遷遠俗遠哉抑亦斯氏民愛戴之厚不貳自遠故
傳小日滅大日滅國亡身滅猶若難問何則尚食晶
諸侯子塗山就玉角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十餘
國是四百年商轉相吞滅者半矣逮天策周攻冀
王莖命封拜有加而總計不勝于八百國是六百年
間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知邦菑大夷戎蠻盡文王
之特運行天討而大邦始覺其力西方朋邑夷虜屬

北陲則發其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震三分为天下

有二而亦不過會師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

中國士子滋養而夷狄浸淫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

髮之新朝禪會未始通於上國於會稽蘇邑何有

哉故先齊之數遠勝明文王之近行江漢周公

體國經方而舜禹陽方之地有在望聖之外夫貢帝

高陽唐堯虞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若君

涇民之新豆相反羽抑或不併耳使其易地詛

不啻營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惟

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

功之若窮詠盡詩惟日不足極廣虛聲教所誣爲

那奚而猶以爲未也况乎黃帝空崆峒而辟蕩蕩相

夏禹遍會稽而不勤遠也秦始皇吞之平山漢武帝

吞罪于臺陽漢帝幸鴈門亦非不勤矣然先王之

所勤於王者所不取故集心勞思慮

終老而無解後王之所勤於者恐其威有所

不加故旁氏言國蕭然亡而無解此古今相去所以

殊絕故先王留賢之廣則足以知其觀後王封

域之大則足以知其基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

跡可由言化矣

論曰嘗觀天下之势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帝王之

作皆起於幽冀秦岐造至漢國七雄並起事下

支於西北有營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橫之士

所爭分離者是如二首蓋秦南不得越豫北

不得齊楚北亦不得越之以攻燕趙故秦之欲

三晉者天下之脣胷也故宋衛中山處於七強之中之間自立則輕附於人則重而六國知兵合於三者以擅秦則雖自帝不足於以禁人之爲帝有餘卒之從政橫成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韓等馬冕而西走秦與韓上交秦禰安殺於秦矣以秦之惡有譖爲之用梁不待伐割平馬冕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禰安殺中趙也二晉既舉南敵

齊楚淮漢之隔北秦雲矣無尾後之處三國羅

欲相繼襲并豈可得哉故當歸爲秦謀者莫利

於遠交而近攻其說曰魏據中原之遠而天下之

船也若欲欲必我中而歸而以爲天下櫓以成楚趙

趙彊則楚附楚則趙附趙強則齊附齊則荀卿之言

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廢也其後秦用之以

倚舊當齊君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人不悟

所勤於王者所不取故集心勞思慮

亡暮意反而棄之故此言之闕脫高祖取楚三王

之分而帝資淮海以爲淮楚江以設陰南北交爭

三晉其四戰之屬必爭之地也劉是漢高以漢中

還定三秦其項羽角轉轉於豪陽拔乳京索之

間當時羣臣有曰是人披榮陽不堅守敗食令引

而東攻皮卒分守此乃天之所以漢也解急進兵

之分而帝資淮海以爲淮楚江以設陰南北固其

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遂而坐九閭之中也故從古觀會舉事此地尤宜便稱夏禹禹的豪之

丘今南陽縣有葵丘聚其音爭長于黃池即今之

封丘縣也昔文公會諸侯于葵丘即今之葵縣也

晉敗楚師于葵陵即今之鄒陵縣也楚敗晉師于

鄼即今之管縣也氣會相持于官渡在今之中

牟縣北劉項董界於淮濱而在今之榮陽縣西面芝

穀舞丘而黃河以南漢有即今之舞丘縣也

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晉每爲重鎮即今之白馬

縣也者此之賴前史班莊木雕華則荀卿之言

爲不謬矣光武中興起于南頓振于民陽及其歸

洛陽始復命之特節北渡河領鄧州郡所至輒

除弊政改復漢官名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

順故厥介弟得以北收太谷定瀟陽取長治遷收

平滑東攻以平滑地半成復領河北固其

取勝的根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擅天下

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

六十年而晉平吳室之亂壞齊南渡壞爲南北

朝相持二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

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則不能復中原

而有西北蓋井形勢之差蓋版圖固不等哉

三國鼎立李孚計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

圖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紀載之國

其右版圖之土及永嘉南境地殊狹九州之地有

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二晉雖而秦強者也然則

矣猶食其苟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爲天下之衝四

其一焉初元帝命祖遂鑿淮丘遂死北境漸蹙于是

利豫者交兗州及兗州之平陰蘄縣不勝以合肥淮陰等處圍困一隅爲急務而不能抗李季之降敵
積京大舉而終以自阻淮洛北伐而終以不遂相溫難成關洛之功而楊頭頓挫之後大降逆軍亦安望
其厲志復仇以況一野卒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

奮然以興復爲己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

以與漢分爭河洛之半地前日漢人所用雖極盡其能事而不可得者往往在於此之後不能全形勢以長國威英雄素懷之士於是已發發而不可擋此勢勁勃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俗之規叔孟可知矣是以魏武一振兵威而青兗司隸之地拱手以歸豈非規倣之略無以開其後數年更宋五年齡文帝再出師以圍拔城土隨削絕失終不待而有之觀劉到之統帥之時亦復失初元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淮陽而殺之徒所在費羸弱之境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蓋文帝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意且魏既成之初莫有畏心哉恃以天祐利而不敢與之戰自王正仲德曰胡虜無誠只供役者若河濱水院之復南來是因自知敗政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合其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元景始進之初亦事驚之愈也固宜稱擇主帥號名英傑以共成廢興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元茂慮虛誕之徒不閑將略竟以退詔失利而元景亦不得以胡進命將出師例以成指揮前先之速遂使之復失此之後遂更之度諸將往任不得以自得關防嚴密悉有義行長孫翰之從以爲之將乘其尊貴殊獨

督威官兵南向聲勢所接已足以服人心于未戰之初矣夫敵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爲國者乃復若是乎無怪乎青苗發遣之日相傳覆沒而不自固也吾甚疑之。自是益急遣使往日之日非大田淮澗之水皆無歸宿惟有稻熟然後一舉萬萬則不足以除旱民有棄儲水者有稻熟然後一舉萬萬則不足以救也若者但欲遺軍追討報其侵擾則必顧禦者走不肖會戰徒興口實不損于後復報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水大之言最切于用而一取謫征僉其欲速之心而不知長久之計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蘇公以凡北方亦未有水之利者獨可潤潤父兄子弟有關洛而稱漢魏賴石勁之力方幾而反爲石頭所取歷二十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趙出子張寶之謀未反而竟爲冉閔所取歷三十有二年而亡慕容德與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幽朔略取闢河之地然不一世而遂并于堅之堅之與秦之猿之功也誰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秦水敗而分取洛陽平關東并其之徒而不能除其後涼之呂光北蒸之馬故赫連勃勃之子夏私自植株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繼起滅滅而自不知也詎北方之弱者孰能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二十三年見其後孝明六魏之變緣起而東西方裂之崩解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然則州郡悉因舊號其似類號爲侯爵所授至東昏時初尚北淮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收廩于馬騰屯盆城又失秦在後齊亡始全盛也南都樊城襄陽義陽青淮并荆城滅江州爲重鎮梁武州郡多法

舊制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路賴

平直至洛陽為染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時侯

以河南地歸逆亂相爭有名無實及景平後北

之地悉陷高齊涿州沒于西魏大抵雍州下淮

城白苟堆石城合州鍾離淮陰廬山為重鎮陳氏

比于梁代王宇淵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

爲境宣帝建中領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

地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歸高齊亡

羅又繼軍北伐竟爲周軍所敗悉滅其衆自是江北

之地始沒二十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隔軍來伐遣將守

梁尾安安陽公安已敗以不顧將軍張率軍自

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自北方遁武平率

下山東攻拔碭谷營壘牛山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都

平城暮春氏義敗退走南略地至滑县南彭城明
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五鎮守太武帝時又
得蒲阪長安太延以後東平恩東西平粘城下是西
至滑州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淮西垂領此城
州皆西附省諸州都督即爲郡乃置西夏史分
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大安初南征自洛陽之南淮之北
皆爲孝文遷都洛陽劉曜見告喪淮河武帝之死
初又遣齊魯收滑州至于劍閣兼得淮內之地社
帝時宋平洛陽數旬收走自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
三四年後分爲東西畿矣然先時南方歸宋明以後
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又或卷甲而趣淮陽或長驅
及于秦蔡汝南淮陽少被攻閒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

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襲渠勝

攻陷陝州神武西至苑苑西節又乘勝襲陷洛陽其

後神武攻圍西魏主壁不駐西師水伐至于邙山後

神武又開玉壁不駐又襲逼將臨縣拔之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到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之官之

世祖將略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

因之屢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

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齊神武之始興周帝抗敵

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

自文宣之後繼境而已大抵西師竟滅洪洞晉

州武平關拔軒關河陽南則武平洛陽北則門孔

城坊汝南郡卷城董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戰數歲

齊亡南境又害宋未還制雖南至于江陵自是
雍州西南有姑蘇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陵自是
洛陽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

建德中東都拔晉州城等又兼陳平齊後遣軍破
陳軍于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隋祖受終維
繩接秦之庶已奉平莊之虎可制則備不豫具無
以北人終不能併南人終不能併北定何耶蓋具
不能與萬全之果好與否誠之策方敵本有神則迷
微功利紛爭以逞重兵外宿民遠輸勞困事勞裕
藉號順逆上遊孫越衡江亂海船舶元候烹茶母
江南李特誰識嘯巴曷是南國非無群衆也然
黎陽之北周之虎可制則備不豫具無以北人終
不能併南人終不能併北定何耶蓋具不能與
萬全之果好與否誠之策方敵本有神則迷微功
利紛爭以逞重兵外宿民遠輸勞困事勞裕藉
號順逆上遊孫越衡江亂海船舶元候烹茶母
人如潤音如江浙之魚堅卒若林盡作淮泥之鬼其
餘或焚舟而遁或棄船而奔或大敗而還者不可
避既旣軍敗於外則斂於成功乃所以底敗亡而使南
北之君能於殿持急攻休兵蹙秦時樊君幸後游潁
士僕忌元元毫無堅遂其性莫不苟安以待發街恩
而樂用而商賈之謀靜觀寔照探敵之情偽面慣
識之必俟一日隙閉洞開則赫然有作將士素貌
之氣脅臣民樂用之心與湯后之苦劣役武王之風
猶人關下高祖之令漢河有光武之風以此赴難何

敵不獲以此弒民何尺不服頃漢字之功豈難論哉是其欲於取敵乃所以速生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可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與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惟諸州都督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日關內（河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西五曰山南六曰陝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一曰嶺南至二年定等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突厥滅胡利西高昌北突厥滅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接海西至焉者南接林州南境北接隣延界東西九十五百一十里南北二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甲辰至二年分天下都縣置一千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過之又以所制又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高昌爲東西便道增置中道及京畿都督置十五採訪使節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原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於吐蕃至大中歲過始復復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於唐亡然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西東西至安南至日本南北至原州蓋南北如漢之盛區不及前西南是以千里之疆界與其地無異自古治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地德不足失地雖廣莫守也嗚呼蓋必矣雖曰勞役之急始歸急繼滿常因盛大可戒其居宜以五年迭選五十餘年

更易八州萬縣分裂莫之能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康南八年平江南至宋末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公太平興國三年陳州淮康地發倣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既一輿煙幾復復唐之舊其人散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大聖勢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曰京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東曰永興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監游西盡曰夔北極三陽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爲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東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併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西南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四口可謂極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八口四十萬四千三百四十四萬戶而百口千戶歲時差有加裕階戶雖減而百口千戶皆有所不及治官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榮州中府路天下分路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口可謂極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山建隆初記治平末一百四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開福州而稱秀才請先授錢州錢絳辭讓取杭州王韶取荆湖博恩許先授錢州本取南平郭逵取虔州最後平桂取荆湖溫州括取錢州水府淳安邵等皆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守者王安石奏蓋曰吾取之其事始局之也造元祐更張武陵等四皆拾人言而分畫又不能定照耀遂

罷分盡營諸路各乘勢攻討遂築自二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靈州一軍一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遷川東塞龍支等城建中站關遷吐蕃故壤精兵力爭突厥以謀取之以紹遠爲事恭始任童貫主厚更取渭鄯廓三州二十餘屯起蓋自崇寧來益并義鶴威西利湖南北送相視效序大土宇席有軍車凡所建州軍關砦皆傍新築或具勝紀聚居基業山中南路相間三歲禍變然與其勝紀聚居基業山中南路相間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政府急沒戰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會皇渡江駐賈吳會中原底石鑿入於金東盡長淮西荆商之牛以耕開界爲界所有兩淮南淮江東西湖南北屬廣東西十五路有戶一千三百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四萬箇國江左又百五十年舊曰不有君子其能圖乎然則天之無黨在子得人也江淮廣廩之地其向尚自黃帝南巡而潯洲山夏禹東巡而暨會稽爲陽止荆所際南晉交趾是東南之域數古而冠中國也然而文身島舌去京華甚遠承太古風俗居大處之僻未廟王化三代以南遠爲僻邑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爲避諱不之寓也迨夫秦伯希刺蠻而與人化其俗王爵行江漢而名公之興明於南東北之民浸沐休聲教既被君子子禹是由李札歷聘諸華而先王者樂善於漢賦興興北寧中國而周孔之道遍於南若教始曾華路藍溪以昏山谷而荆楚以

關勾兵種盡苦我等其民而弱以庶之子
之治異尋厚者寡好兵甲創城都設守備而江浙之
間沒有禮理矣為數之相楚商農士貿各以其業德
刑政事不易其常而開漢之間茲然繁盛矣加之南
漢而下循吏指揮馬致驛執之律張勳與吳會之
學王景率淮西以牛授宣徽使以陶瓦許刑以
人倫之教新耗糧之治任延鈞光以諸華之風移置
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民稱義矣而又漢魏以還人
下有變常官難於西北衣冠轉而南流或西北谷在
而東南益盛於隋唐宋朝風教美與中原無異
而民物豐饒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
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十倍
之中原又皆可一概論哉方南漢元五代乾祐乙
至東南縣之僕當天下十之一役一百三十有九年
當東漢建康元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大半十
之一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九年歲在庚
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後四百有六年
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無戶乃當大
下之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太平興化府之東熟若此
其甚而財貨如山利源自出古今祇空過殊絕地
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源凡諸載史者莫盛于
唐而宋創制且加賦數倍唐時歲東南之粟實國
中不屬一百萬石而宋熙寧大增歲至六百餘萬
石唐創制銅錢銀錠之治凡六州而五年在江浙歲
錢多止十數萬兩而宋朝歲大增歲至五百萬石
唐朝雖有初不滿歲四十萬石不割足半其利害

增至六百萬石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
二千萬石而海鹽之利居多利興自唐季正元中
始定之額科四十萬石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
倍正元之額而宋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
石而皆東南此皆應歷以前國家常賦之量額也其
後亦有增加至於今則又不然矣呼漢魏以還皇
天眷佑東南苟為雅謹傳斯民日以富庶迄十宋朝
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減至三倍民戶
之增減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至庠序之
興與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與
古廟焉不侔然自然自觀音而下西北之地沒沒于羌狄
至於宋朝而有慶十二州之地耗失其三抵東南
之地皆往古之贊襄而西北之地先王之都邑是
以有志之往古往指蘇河溫陽並指江湖川廣爲
輶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得失之所秉
何有於華夏人之所私何有於華夏如何海表播木之
地高陽之鄉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善其爲澆漓巍巍
之功遂更爲流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蕭何棄之無
其才則爲皇貞觀之無害其爲聖聖承百七十年之風
也而宋朝之無若其爲聖聖承百七十年之風
過天下十之一之五與凡邑已增戶之東熟若此
然則十九之地固不必重矣但陝右山南之地夏
前以開墾失之城也而陝西在之以興王業創兩嶺
表之地極周以前喪失之嚴也而秦漢之以資富
也而宋朝之無若其爲聖聖承百七十年之風
強海闊七國之地秦漢以前喪失之城也而隋唐理
之遂隆美化然則華夏之地固有不必重矣陝右山南
前以開墾失之城也而陝西在之以興王業創兩嶺
表之地固不必重矣但陝右山南之地利皆不足恃也
但陝西在之以資富其爲聖聖承百七十年之風
困故項東南石奮西北其一也蕭何弃符堅皆一
脉令王業昌盛功然有卓志而無雄才一則強蕭于
南夏一則弱於北朝其成一也故知南北東西皆
無利興亡之敵舉在人謂尚何妄分優劣有哉

增至六百萬石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
二千萬石而海鹽之利居多利興自唐季正元中
始定之額科四十萬石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
倍正元之額而宋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
石而皆東南此皆應歷以前國家常賦之量額也其
後亦有增加至於今則又不然矣呼漢魏以還皇
天眷佑東南苟為雅謹傳斯民日以富庶迄十宋朝
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減至三倍民戶
之增減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至庠序之
興與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與
古廟焉不侔然自然自觀音而下西北之地沒沒于羌狄
至於宋朝而有慶十二州之地耗失其三抵東南
之地皆往古之贊襄而西北之地先王之都邑是
以有志之往古往指蘇河溫陽並指江湖川廣爲
輶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得失之所秉
何有於華夏人之所私何有於華夏如何海表播木之
地高陽之鄉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善其爲澆漓巍巍
之功遂更爲流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蕭何弃符堅皆一
脉令王业昌盛功然有卓志而无雄才一则强萧于
南夏一则弱于北朝其成一也故知南北东西皆
无利兴亡之敌举在人谓尚何妄分优劣有哉

利于東南高陽謹本而宅篤城黃帝逐桀驁而已
承龜高宗夏侯於鬼方文立靈城於海野夏禹東巡
殊勸說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於蒼梧夏禹東巡
則殺於會稽有苗之征既以逆命諸王南巡亦復不
捨而皆東南此皆應歷以前國家常賦之量額也其
後亦有增加至於今則又不然矣呼漢魏以還皇
天眷佑東南苟為雅謹傳斯民日以富庶迄十宋朝
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減至三倍民戶
之增減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至庠序之
興與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與
古廟焉不侔然自然自觀音而下西北之地沒沒于羌狄
至於宋朝而有慶十二州之地耗失其三抵東南
之地皆往古之贊襄而西北之地先王之都邑是
以有志之往古往指蘇河溫陽並指江湖川廣爲
輶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得失之所秉
何有於華夏人之所私何有於華夏如何海表播木之
地高陽之鄉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善其爲澆漓巍巍
之功遂更爲流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蕭何弃符堅皆一
脉令王业昌盛功然有卓志而无雄才一则强萧于
南夏一则弱于北朝其成一也故知南北东西皆
无利兴亡之敌举在人谓尚何妄分优劣有哉

南之民詐西北之士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土勁東南之兵蠶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淳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僥幸其得也和淳厚則可與奢功悍矣則難與國治本易割易與樂成偷厚則難與惑始故蘇占以南北分爭則西北以羣聚而多失之亂東所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重其失也很而又難以充及之駕暴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反邊以營掠之庸愚則不可以屈但斷則不可以廢如復暴之尤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減推撫計可以利誘和易之人可以德懷足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蘇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東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不便種植而宜營養東南之地裕多田疇而利耕布故蘇古以來西北之人裕於耕而患於耗東南之人苦於貧而足於食養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裕後勞若西北則莫重於營養而好施者淮河自西向北流建康京口則更隔淮濱蓋爲之藩數督三屬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奪吳而吳亡東晉經劉石苻年之亂長淮以南一役一此而合淝壽陽東淮常爲晉氏籠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孫皓南渡淮水至京口而陳亡南唐屢把淮北一州則儲糧常仰于淮南皆苦於西北之貿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鬱其失也抵擋東南之兵蠶其得也剽掠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東南之兵利於速戰若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敵及征孫權擊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軍重執數無前及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則東北之兵利於堅毅而不能於持久也惟兵自孫策駐丘丘而不能持久葛恪之帥敢矣江淮之士出人如飛而李牧之乘捷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定邊功最勳而得封侯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定邊功最勳而得封侯

堅則以各用其便利故耳張良賣先剝柔之徒皆有南丘剝銳之言而北人制勝者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其勞而莫敢爭也蘇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所修皆可以爲帝王之居節觀俗則西北不得不重于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人天人事之理則天下大勢數可知矣

論曰江淮之險在天地所以限南北而長淮之地

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門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却有江面不知有淮未知有重險者也夫長

江東橫海上流江陵跨樊則義陽據之爲淮

截中流武昌九江則舒新光蔡岳之藩散下流建

康京口則更隔淮濱蓋爲之藩數督三屬時吳

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奪吳而吳亡東晉

經劉石苻年之亂長淮以南一役一此而合淝壽

陽淮常爲晉氏籠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孫皓南渡淮水至京口而陳亡南唐屢把

淮北一州則儲糧常仰于淮南皆苦於西北之貿

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鬱其失也抵擋東

南之兵蠶其得也剽掠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東

南之兵利於速戰若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敵

及征孫權擊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

便於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軍重執數無前

及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則東北之兵利

於堅毅而不能於持久也惟兵自孫策駐丘丘而不能持久葛恪之帥敢矣江淮之士出人如飛而李牧之乘捷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定邊功最勳而得封侯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定邊功最勳而得封侯

圖進取此吳氏之失也劉備自劉裕立固友達鄰

而於淮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游有虎狼之志而終不能以覆宋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

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何

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

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做權而不敢爭讓

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足以無敵人之衝也而不知

用淮以爲依託之計則其所失殆與孫吳劉氏等

耳愚考之孫權據孫策之遺跡而無爭衡取之而才觀孫策與我不如之諒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

魯肅繼絕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江之

地呂蒙雖守之而合淝之役一爲張遼所破遂終

身不敢以竊據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

宋文帝聽劉裕之建議雖有爭戰之意而甚規恢

之大志觀王元英之徒淮進取以略略中原而

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裕祖逖取河北之策固置而

不論矣實質貳貳之守僅免敗績豈未足多焉元

嘉之改從是不振卒不能挽元虎視之故此長

淮之地在劉朱而劉朱不能用也蕭何以楚四

之大志觀王元英之徒淮進取以略略中原而

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裕祖逖取河北之策固置而

不論矣實質貳貳之守僅免敗績豈未足多焉元

之大志觀王元英之徒淮進取以略略中原而

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裕祖逖取河北之策固置而

不論矣實質貳貳之守僅免敗績豈未足多焉元

鍾離而抵斬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榮也故淮陰封始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可以備全至於信陽樊城之堅全則漢沔以南無敵矣矣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者之興廢當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丘江義之勤浩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全淮捨淮而守江豈不遠哉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瀨江湖咫尺淮河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西東夷會西迤巴蜀南極湖襄北接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移於成都才地险塞沃野千里控渝拒壩頭接關龍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不淮之司則非知江之驗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巴蜀之驗者也蓋善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屏藩而固漢中文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海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把淺之師而慘周師之難計則非知荆湖之驗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巴蜀之驗者也江西道萬州者十面而其德則襄陽是也江西道萬州者十面而其德則襄陽是也凡晝夜分士必養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壅岷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荊州北據漢西據巴蜀東據吳此爲之都會也元和郡之名也

故其常都於此而東晉朱齊梁陳之際號稱最居者此也豫章江西東鄙蜀之交涉淮吞納而處於淮口則九江爲之都督晉人濟淮陽北淮豫衡連刺史亦藩任之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淮以圖晉而仇便元宜以策襄陽改趙人不能據漢沔以取荆蜀以滅延領漢中故敵人不能據南鄭以謀易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南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且淮陰進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且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豫之自淮入泗以不可免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祖自江陵以還上移元宗自襄陽以克漢陽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祁山以鎮關隴則在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蓋聞昔人之言曰自西魏至都五七百里疆界遼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十丈有六尺之距其殘風暴亦數丈者也則有荆湖之勢而無周師之難者如斯耳則非知荆湖之驗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巴蜀之驗者也蓋善

爲州者如其流所經者是矣也江西道爲州者十面而其德則襄陽是也江西道萬州者十面而其德則襄陽是也凡晝夜分士必養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壅岷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荊州北據漢西據巴蜀東據吳此爲之都會也元和郡之名也

故其常都於此而東晉朱齊梁陳之際號稱最居者此也豫章江西東鄙蜀之交涉淮吞納而處於淮口則九江爲之都督晉人濟淮陽北淮豫衡連刺史亦藩任之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淮以圖晉而仇便元宜以策襄陽改趙人不能據南鄭以謀易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之民皆爲防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濱之間萬有偏僻不障一城告崩則戰矣吳兵弱於越代冀馬秦鋒於是會之交失北河之地以拓洛爲根據以井汾爲貯藏而秦中之地乃與吳洛交接百城遂烽火相望假令南人乘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防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濱之間

皆有偏僻不障一城告崩則戰矣吳兵弱於越代冀馬秦鋒於是會之交失北河之地以拓洛爲根據以井汾爲貯藏而秦中之地乃與吳洛交接春秋戰國以來至宋朝興亡者有七八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其間北人并南者有四大事皆先得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